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沃格林集

刘小枫 ● 主编

自传体反思录

[美]沃格林 Eric Voegelin◎口述

[美]桑多兹 Ellis Sandoz◎整理

段保良◎译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沃格林集

刘小枫 ● 主编



自传体反思录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美]沃格林 Eric Voegelin | 口述

[美]桑多兹 Ellis Sandoz | 整理

段保良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自传体反思录/(美)沃格林(Eric Voegelin)口述; (美)桑多兹 (Ellis Sandoz)整理; 段保良译.--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8.5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书名原文: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ISBN 978-7-5080-9424-3

I. ①自… II. ①沃… ②桑… ③段… III. ①沃格林(Voegelin, Eric 1901—1985)—自传 IV. ①B71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21188号

Copyright ©2006 by The Curator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Columbia, MO 65201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7-4331号

自传体反思录

作者 [美]沃格林 [美]桑多兹
译者 段保良
责任编辑 王霄翎 李安琴
责任印制 刘 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5月北京第1版
201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6.125
字 数 132千字
定 价 42.00元

华夏出版社 网址:www.hxph.com.cn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64663331(转)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亡灵的引导者，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

古典教育基金·“资龙”资助项目

“沃格林集” 出版说明

沃格林（1901—1984）出生于德国古城科隆，小学时随家迁居奥地利，后来就读维也纳大学。博士期间虽然攻读的是政治学，沃格林却喜欢哲学和法学，真正师从的老师是自由主义法学大师凯尔森，心目中的偶像则是当时的学界思想泰斗韦伯。不过，沃格林虽荣幸作过凯尔森的助教，后来却成了自由主义最为深刻的批判者之一。

念博士时，沃格林就显得才华横溢，博士毕业即获洛克菲勒奖学金访学美国，回国后写下处女作《论美国精神的形式》（*On the Form of the American Mind*）。纳粹吞并奥地利之后，沃格林流亡美国（1938年），数年后在美国 Baton 城的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谋得教职（1942年）。此前沃格林曾与一家出版公司签约，要为大学生撰写一部《西方政治思想史》简明教科书。但出版社和沃格林本人都没想到：本来约好写两百来页“简史”，沃格林却写了近四千页，即便如此，仍觉得没把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要事说清楚。这个写作计划由于外在和内在

原因最终废置，变成了一堆“政治观念史稿”。

废置“史稿”的外在原因并不仅仅是“卷帙过大”，还因为沃格林的写法不合“学术规范”。当时（现在同样如此）的“学术规范”是：凡学问要讲究学科划分，哲学史、文学史、宗教史、史学史、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得分门别类地写。沃格林的“史稿”打破这种现代式学术藩篱，仅就这一点来说，这部“史稿”不仅对西方学界意义重大，对我们来说同样如此。依笔者陋见，在林林总总的各色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经后人整理的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八卷）最为宏富、最富启发性，剖析我们关切的问题，迄今无出其右者。

沃格林觉得，即便写大学教科书，也应该带着自己的问题意识来写。《政治观念史》的问题意识是：已经显露出种种凶相的现代性究竟怎么回事，又是怎么来的？废置“史稿”的内在原因就在于，沃格林以政治思想史方式展开对现代性问题的探究时，思想发生了转变，因此他决心推倒已经成形的“观念史”，从头来过。起初，沃格林力图搞清楚西方各历史阶段的主导性观念与生活实在之间的关系，但在写作过程中他发现，“象征”而非“观念”与生活实在的关系更为根本。于是他另起炉灶，大量运用“史稿”已有材料，撰成后来成为其标志性著作的多卷本《秩序与历史》（*Order and History*）以及其他重要文集。我们奇怪如今的《政治观念史稿》何以仅从“希腊化时期”开始，其实，此前的材料大多用去撰写《秩序与历史》的前四卷了。沃格林启发我们：除非中国学人已经打算在西方现代性思想中安家并与某个现代或后现代“大师”联姻生育后代，否则我们必须随时准备从头开始认识西方传统。而沃

格林的“政治观念史稿”，正是我们可能会有的无数次从头开始的契机之一。毕竟，这部被废置的近两千页“史稿”本身，就是沃格林亲身从头开始的见证。

1951年，沃格林应邀在芝加哥大学做讲座，次年，讲稿以“新政治科学”为题出版，成为沃格林思想成熟的标志。随后，沃格林全力撰写多卷本《秩序与历史》，时有其他专题文集问世。1958年，沃格林返回德国，执教慕尼黑大学哲学系，并创建慕尼黑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然而在战后的德语学界，沃格林的学问几乎没有留下影响痕迹，着实令人费解。退休以后，沃格林再度赴美，继续撰写因各种事务搁置的《秩序与历史》后两卷。

在思考世界文明的历史性危机方面，施特劳斯和沃格林无疑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思想家——在笔者看来，二人精深的哲思和广袤的视野，西方学界迄今无人能与比肩。沃格林去世后，他的美国弟子着手编辑《沃格林集》，成34卷（含索引一卷，书信两卷）。除5卷本《秩序与历史》和8卷本《政治观念史稿》外，还有6卷《已刊文集》（*Published Essays*），以及其他自编文集和未刊文稿。沃格林学述将艰深的现象学思辨与广博的史学视野熔为一炉，汉译殊为不易，译者极难寻觅。我们只能耐心等待胜任的译者，陆续择要译。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乙组

2016年3月



沃格林（1980）

In consideratione creaturarum non est vana et peritura curiositas exercenda; sed gradus ad immortalia et semper manentia faciendus.

研究被造物时，不应该施展徒劳无益和日渐消磨的好奇心，而应该向那永恒而持存者攀升。

圣奥古斯丁，《论真宗教》

《沃格林全集》第 34 卷编者导言

《沃格林全集》(*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①最后一卷包括沃格林的《自传体反思录》(*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据 1989 年版重印，加了一些注释，另外还收入了沃格林著作术语汇编简释、本卷索引和累积索引。这份累积索引涵盖《全集》各卷，唯不包括《政治观念史》(*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和《通信选集》(*Selected Correspondence*) (第 29、30 卷)，《政治观念史》本身的累积索引是第 26 卷的重要内容，《通信选集》目前尚未杀青。^②

在《自传体反思录》中，我并不打算添加详尽的注释，而是想给出一些提示，以指出谈话中说到的许多问题，沃格林至少在《全集》中的某些地方给予了更专业、更充分的关注。

① 以下简称《全集》(CW)。

② 《通信选集：1950—1984》(《全集》第 30 卷)和《通信选集：1924—1949》(《全集》第 29 卷)已先后于 2007 年和 2009 年推出。

这些提示本身是必要的，有助于补充细节，特别是在1973年《自传体反思录》出版以后完成的一些著作中的情况。在准备术语汇编时，我们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这份术语表是尤金·韦布（Eugene Webb）根据许多材料编写的，笔者做了增补，但仍称不上是一份完整的沃格林专业术语汇编。沃格林本人是一位通晓十多门语言的饱学之士，他的词汇经常被人视为通向理解之路的绊脚石。这份术语表根据作者的著述列举、界定和阐明他所使用的许多关键术语，特别关注希腊术语。希望特别是新的读者们发现，在他们阅读《全集》中的那些重要作品时，这两篇文字会增进理解。最后，本卷所包含的索引，为理解整部《全集》的内容提供了一个更加全面的入口。鉴于其中系统地包括名称、主题、观念、著作、术语，所以这一卷压轴之作，对于任何想要严肃地研究沃格林的全部作品的人而言，将是不可或缺的助手。

本版的每一卷都含有一篇由编者撰写的学术性导言，为纳入该卷的素材提供见解和评论。此外，八卷本的《政治观念史》（《全集》第19-26卷）还有一篇总序，收入其第一卷。本卷的《自传体反思录》也有一篇导言，我在2005年稍稍作了修订和扩充，以收入《全集》发表。这些不同的导言如果汇总起来，或许本身就会构成一本有分量的专业分析和评注，内容涵盖了沃格林自1921年第一次公开发表文章到其遗著《寻求秩序》^①的全部作品。

对于任何开始注意到这些著作的人而言，沃格林作为一位

^① 《秩序与历史》卷五（1987），收于《全集》第18卷（2000）。

伟大的学者，其作品的恢弘壮观的范围和深度都显而易见。不过，这些作品很少显示出沃格林作为一位教师——他是一位极卓越的教师——的明证，这本《自传体反思录》第21节可以发现的几页文字是主要的例外。在芝加哥召开的第20届沃格林学会国际会议上，我们多少想弥补这一缺憾，就在广受好评的关于2004年美国政治学学会计划的圆桌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①但是，鉴于沃格林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都是以教书为生，在其全部作品中，他十分刻意地追求讲授和说服、探索和启迪，因此在这里就沃格林的教学方法和他作为教师的角色谈上几句，或许有所裨益。

我第一次见到沃格林时还是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一个懵懂的本科生。当时我选修了他的一门主课，是给大三和大四学生开的政治理论研究，然后我一直读到在他的指导下写硕士学位论文。第一堂课过后十五年（其间在美国海军待了近三年，加上在海德堡学习了两年），我继续在慕尼黑大学跟着他取得了博士学位。根据我在路易斯安那和德国的经历，我可以这样说，沃格林博士在课堂上是一位令人敬畏的、富有吸引力的人物，无论是讲授课还是讨论课。他的讲授课充满力量，清晰透彻，引人入胜，根据简明扼要的按语和提纲，以即兴发挥的方式讲清楚复杂的材料，从不照本宣科。每节课似乎都有其特殊时刻，随着向未知水域的智识航行，通常有一种历险的感

^① “作为教学名师的沃格林”（Eric Voegelin as Master Teacher），沃格林学会第五小组会议。发言和论文刊于沃格林学会的网页：<http://www.ericvoegelin.org>。

觉。沃格林的课绝不平庸，正因如此，吸引了来自全校以及一般大众的学生和旁听者。他的硕士生讨论课（当时那里还没有博士点），傍晚在他于巴吞鲁日的家中举行，房子的女主人（莉茜·沃格林 [Lissy Voegelin]）在一旁倾听，课间休息时讲究地端上茶点。我记得有一次讨论课是读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etaphysics*）第11卷，在一个学期里，我们每次课的前半段时间逐字逐句地研读这本书，沃格林对照希腊原文核查译文，校正、改进和讲解文本。然后，每周聚会的后半段时间讨论学生提交的其他课上布置的各种题目的论文。我在慕尼黑参加的第一次讨论课上也遵循了同样的做法，细读柏拉图的《普罗塔戈拉》（*Protagoras*），逐字逐句地讨论。其间他发现自己的在《城邦世界》（*The World of the Polis*）给出的分析中，有一个解释性的观点是错误的，并说下次重印该书时要予以修正。^①在慕尼黑的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讨论班更大、更正式，一般在政治科学研究所里举行，这个研究所是沃格林1958年受聘为慕尼黑大学教授后创建的。

总之，沃格林博得了学生的关注和尊重，他表明自己是懂行的重要人物。他坚定不移地相信，古典希腊哲学是政治科学的基础：讲课的材料正是根据这个融贯的起点来呈现的。对真理的热忱以及希望向学生传播真理的欲望，使每一次讲授和讨论都富有启发，所探讨的问题始终体现出，趋向于实在之神性根基的紧张是探讨人之处境和政治问题的重要背景。对实在境

^① 《秩序与历史》卷二（1957），《全集》第15卷，第11章，第3节。

域敞开的意识，拒绝对实在加以删削或者拒绝赞同任何类型的还原主义构造的意识，鼓励学生们作为讨论的伙伴而不只是吸收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信息的听众，灵活机智地致力于对复杂材料的检讨。这又进一步鼓励学生们在理解过程中同情地运用自己的常识以及智识的和信仰的经验，这个理解过程需要个人反思意识里的内容，这多少包含在廊下派的“看看是否如此”的模式里——亦即通过个人的理解和质疑来检验分析性的话语。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沃格林和他的课堂实际上是按照他在讲授课和讨论课上所讲的教诲来搞科学（science），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学生们参与了一种令人信服的探索，可理解为对真理——至关重要的真理——的探索。

如此看来，正如上面已提到的，在沃格林的大部分作品中，无论是已发表的作品还是四处讲学交流所用的作品，教化（teaching）显然处在十分接近于核心的位置。正如他在1972年给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学院做的一次报告中说：

创建 [慕尼黑大学政治科学研究所] 使 [我] 有机会在当代科学的水平上从开端建立政治科学。可以避免描述性的制度论、历史实证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左派和右派意识形态意见的常见掣肘……有可能建设这样一套课程体系，其核心课程和讨论课是关于古典政治学以及强调洛克和《联邦党人文集》的英美政治学。^①

^① William Petropulos 和 Gilbert Weiss 编，《人性的戏剧和其他杂著，1939—1985》（*The Drama of Humanity and Other Miscellaneous Papers*，

沃格林的教学方法清楚地表明了他思想的沉思基础。他从不讳言上帝，经常向持有世俗头脑的听众（尤其是向更具意识形态化思维的慕尼黑学生）强调，科学（science）由经验和理性控制，你不能“背向启示”然后妄称它（亦即领悟性的灵魂经验）从来没有发生过。信仰（faith）的经验基础在美国，尤其是在他教了十六年书的路易斯安那更容易找到信仰的经验基础。^①实际上，他一直以不同的方式讲述“不朽的拯救神话”（saving tale of immortality），并怀抱一种信念，认为对超越的经验于人之存在至关重要，这也是他在发表的作品中反复强调的。这一点，不是出于“虔诚的”争辩或苍白的假定，而是具有科学的支撑，其基础是批判地探明对于所讨论的各种题目不可或缺的历史事实。一位教授应该教授某种东西，在他看来，这种东西就是冷静探明的真理——沃格林这么想，而且经常这么说。这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意义上的“知性的诚实”的标志，实为科学客观性的命脉。

他讲课时有效地利用板书；课上通常带着一种令人愉快而轻松风趣的语调，这种语调从精神上讲是苏格拉底式的：他偶尔会说，我们正在探讨重要的问题，但我们在这里对问题的处

1939-1985）（2004），《全集》第33卷，页348。

① 参看 Barry Cooper，《沃格林与现代政治科学的基础》（*Eric Voegelin and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Science*,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9），尤其是第1、2章；另外，参看 Charles R. Embry 编，《海尔曼与沃格林的文字之谊：1944—1984》（*Robert B. Heilman and Eric Voegelin: A Friendship in Letters, 1944-1984*），Champlin B. Heilman 作序（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4）。

理或许并不是非常重要。不过，在限定的场合里，他的目的显然是严肃的。师生互动时间他都一丝不苟地遵守，但学生们只想解决他们前来求教的问题而不太情愿待更长的时间。多少有点滑稽的是，学生们在用许多愚蠢的问题占用这位教授的时间时，他们或许是在妨碍文明本身的进步。

尽管沃格林一般来讲对本科生很和蔼，而且通常给分数相当慷慨，然而要是碰上懒惰的蠢货，他就会变成他们的克星。他说：

我这辈子总是要在我的讨论课伊始就向学生说明：世上没有一种东西，叫作成为蠢人的权利；世上没有一种东西，叫作成为文盲的权利；世上没有一种东西，叫作成为无能之辈的权利。^①

他在争辩中极有杀伤力。在公开的争辩中，如果你是一名教员，你讲话不知所云，那么但愿老天保佑你吧。

路易斯安那大学稍早一代学生对沃格林的印象，是由威廉·C·哈佛（William C. Havard）提供的，他在大学二年级就开始去上沃格林的课，后来成为路易斯安那大学政治系主任。他写道：

作为一位教师，沃格林从来不故弄玄虚；他的影响纯粹基于他引人注目的渊博学问，以及他头脑的分析能力。

① 《全集》第33卷，页419。